

中國藥史簡編(下)

蔡 仁 堅

目 次

- 第一章 中國藥學的起源
- 第二章 蒙昧時代
- 第三章 奠基時代
- 第四章 成熟時代
- 第五章 由紮實到虛玄
- 第六章 傳承時代
- 第七章 多彩多姿的時代
- 第八章 詭偽的金元流藥
- 第九章 紛歧繁瑣的時代
- 第十章 末流時代的激盪

此之為書，原為更度所著，
病後心出，家兄蔡廣其記。

愛仁兄用，茲上在李叔大，
此幅贈之，方丈轉此，以誌。



中國藥史簡編

第六章 傳承時代

第十九節 世界上第一部官撰藥典

渡過南北朝，重新一統的隋代，只有二十八年的生命。到了大唐盛世，太宗雄才大略，對外揚武功，對內精圖勵治。又以「右文」自命，有意要和學者爭席。他想要替陸機、王羲之兩人做傳贊，所以命史臣別修晉書，史通正史篇描述：書成而舊著十八家俱廢。開了「官撰」之書的先例。唐以前的書都是私人著作，有的是成於一人之手，有的歷經數百年之傳佈，屢有增減而成於多人之手。太宗以後官撰之書漸多，且多是詔召數人同時撰寫。

唐初，歷史上第一個官立的醫學校正式成立，比歐洲最早的 Salerno 醫學校早二百多年。大陸及海運交通在此時更形發達，外來的藥物又增加許多。加上官撰書的風氣，以及有感於弘景校定本的不足，因弘景身在南朝，所見不能及於全國，不免「聞見闕于殊方，詮釋拘于獨學」而致「謬梁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蔓……銅錫莫辨，橙柚不分」（見新修本草序）。這些發達和需要的因緣，於是高宗顯慶二年，紀元六百五十七年，右監府長史蘇敬，奏請修書。高宗乃命遴選專家，以弘景集註七卷本為底，詔蘇敬、李勣等二十餘人參與編撰。歷時二年，完成目錄、序例、各論、藥圖、圖經共五十四卷，名曰「新修本草」。

以國家之力，敕撰本草，具有莫大意義，不啻是國家藥典的成立，作為藥物準繩。新修本草統合了當時藥用植物和生藥學上的分歧，為此後千餘年的本草樹立楷模。比起歐美最早的巴塞隆那藥典，和紐倫堡藥典（1535），早了將近九百年。

新修本草修撰期間，朝廷下令全國各藥產地，送致藥材標本來京，繪製藥圖，無形中完成了全國藥品第一次大普查。藥圖以丹青彩色，圖經是來解說形色。本草書附有藥圖從此始。從原始的本草像貌，進而有藥圖和圖經，實在是跨了一大步。

新修雖然對弘景的失誤有所訂正，但它小心翼翼，恭敬地存真本經，有所異議的話，只以細字在原條後註上「謹案云云」。這個態度，影響了此後本草書的體例，我們在以後討論各本草時，可以更清楚這種尚古底傳承。今天的學者要考察古代本草的話，線索和證據，全靠這種存真

的相互關係。新修比本經增加的藥品數有 115，稱為「附品」。新品的來源，除了弘景遺漏的外，有版圖擴張的新收穫，還有域外諸蕃的貢物。這些新品，功用的範圍擴大，不單只藥用，所以新修本草的內容，稍顯出博物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到後來愈益嚴重。博物化的結果，對醫家之實用，有變為疏遠的虞慮；因此為醫家實地備覽，簡繁或為記誦便利的韻文詩歌口訣於焉出現。如新修後有，楊損之刪繁本草，肅炳之四聲本草。

圍繞著新修本草，還有兩本重要本草。一本是玄宗時代陳藏器的本草拾遺；一本是唐末後蜀韓保昇的重廣英華本草。後者只是新修本草的增補註釋。

玄宗二十七年，藏器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為序例一卷，拾遺六卷，解紛三卷」（語見嘉祐本草所引書傳）。藏器的拾遺很具匠心，李時珍曾讚譽：「其所著述博極群書，精覈物類，訂繆誤，搜羅幽隱，自本草以來，一人而已！」舉實例來說「虺虺雷、海馬、胡豈之類，皆隱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雞花、敗扇之類，皆萬家所用者，若非此書收載，何能稽考？」（見本草綱目歷代諸家本草）

第二十節 重文？還是重質？

本草學成於漢，大定於弘景校注本經，基本的藥品及其性狀效用差不多近乎公定，應用上可以預期有更大的進展。因此唐代的方劑，有很大的功績表現。

孫思邈撰的千金方是個最出色的例子。

思邈生於隋唐之世。後漢仲景在傷寒論裡，曾對古方有過一次小結集，所錄止 113 方。思邈有感於古方散亂，章，便廣肆收羅，做了一次更大的結集，而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共六十卷出世，以「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失濟之，德踰於此」故名千金方。集漢至唐方劑之大成。

千金方中有古方，有當時的新方，也有思邈自己的創意。所用的藥不像仲景那末忠於本經，其實隨着時代演進，引用新藥品，才是進步；尚古者非本經之藥不用，毫無道理。有為一病而立數方，也有一方可同時治數病的。一方中藥品有多至十味，也有只一味的單方，其中對症的多，不對症的也不少。大抵，基本觀念在專重藥效，對古方配合調劑的技術多忽略，這是方劑上的一大改變，後人多尚用藥之巧。思邈對藥性的把握相當準確，和現代

中國藥史簡編

的科學分析頗多吻合。如夜盲症的病患給與牛肝、羊肝當藥服用，正是有大量唯他命A的東西；腳氣病的病患給含大量唯他命B的杏仁、防風、蜀椒；瘡疾用常山；止喘用麻黃；鎮咳用萸荇；製成水銀軟膏治皮膚病；無一不與現代醫學一致。

另一本方劑上的鉅作「外台秘要」，在千金方之後出世。作者王燾，在朝廷為官，得以親近洪文館之書文，積二十年的薰陶，開始編撰外台秘要。書成四十卷，有方六千，乃集大成之工作，人稱：大唐以前之方靡有遺失（註三）。由於時代相近，內容不無受千金方的影響。王燾並非藥中專家，所選藥說紛紜茫然失據，但保存漢唐藥方，功不可沒。

比起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內容的精萃，千金方和外台秘要都遜色得多。更回顧本經樸實的文字，實事求是的精神，只嘆今之不如古者。隋唐醫藥雖然發達無已，却患了重文不重質的弊病，寧不重內容，反重外觀。

第二十一節 藥史上第二次大交通

東漢以後，中國與西域之交通日繁。曩昔僅限於五岳四陵之間。今則一躍而遠望至葱嶺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洋以北的廣闊區域，一切文化皆藉政治、宗教、貿易而交流。各種學藝技術與思想傳入後，經觀摩比較，思想上

大受影響。於是唐人之氣魄一變前代之拘謹，而具有磅礴雄偉之象。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創造時期，唐文化則有內容壯大豐富的特點。

唐代交通，路線不止大陸交通的西域陸道；尚有海道，可由廣州通波斯灣，和當時文明發達、物產富饒的印度、大秦、波斯、大食、及南洋群島等，都有相當深廣的接觸。其中，藥史上影響於中國較巨者為印度和阿拉伯。

於是唐代本草界，除了本經系統外，有專門記載外國藥物的本草書，李珣海藥本草、鄭度胡本草均是。新修、拾遺內則稍有引列，博物書酉陽雜俎（唐段成式著）頗多見錄。而外國藥書也被引介進來，尤其隨着佛教東傳，有多本印度藥書在隋唐間被翻譯成漢文，龍樹菩薩藥方、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婆羅諸仙藥方、婆羅門藥方等為其中較著名者。煉丹長生之術，在唐代諸帝王中陰魂不散，由於外域交通，眼光的擴展，帝王們求仙藥，更抱着希望，寄託在遙遠的異域，外國方士、僧侶因而常受寵重。

因農業發達的基礎，阿拉伯和印度與中國一樣，擁有為數衆多的藥物。從各種媒介：商賈、使者、進貢，藥物繼漢以後，第二次更大量的增加。活躍的阿拉伯商人，甚至在南洋開有藥品市場。我們整理各種文獻以表格列出唐代從各地輸入的藥物。

表二 大唐交通所引進的藥物

來源	藥物性	植物性	動物性
印度	火齊 消石	鬱金 龍腦香 荳蔻 丁香 蜜草 胡椒 鬱金香 天竺乾薑 菠稜 沙糖 沉香 天竺桂 竹黃 乾陀木皮 陸薰香	木乃伊 臘臍臍 龍涎
大食	火油 馬腦 無名異 琉璃	石榴 人木 阿芙蓉 乳香 麒麟竭 蘇合香 沒食子 訶黎勒 金顏香 梔子花 薔薇水 丁香 阿魏 蘆薈 押不盧	
南洋群島		沒藥 草撥 木香 蘇合 樟腦 肉荳蔻 沉香 檳榔 蘇木	
波斯	珊瑚 綠鹽 密陀僧 盧甘石 鏡沙 礬石 黃礬 石硫黃 琥珀 刺	胡黃連 縮砂密 葦芡 荷醬 茉莉 補骨脂 青黛 螺子黛 蒔蘿 草鼓 巴旦杏 阿月渾子 阿勒勃 青木香 橄欖 石蜜 無花果 波斯棗 沒藥 沒樹 綳齊 娑羅樹 槃咎檣樹 耶悉茗 安息香 龍腦香 紫紺 訶黎勒 婆羅得 烏木 柯樹 蘇合香	
大秦	大秦水銀 金剛石	鬱金 素馨 迷迭香 兜納香 蜜香 降真香 蕪荑 齊墩樹 阿膠 樟祇 阿勃參 野悉蜜 酒稅 指甲花 抱香履 慈勞竹	
西域諸國		仙茅 馬錢子 畢豆 芥 菴羅果 必思荅 胡桐 返魂香 兜木香	

中國藥史簡編

第七章 多彩多姿的時代

第二十二節 一百五十年間有四本詔修藥典

經安史、黃巢之亂，末唐被群雄分據，演成五代十國局面。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混亂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宋也是個文化發達的時代，但是宋代建國，根本與漢唐不同，它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太祖由陳橋驛兵變，受兵士擁戴黃袍加身；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却是裁抑兵權。所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一點也沒有。太祖開國後六年，宋代第一部敕撰本草——開寶新詳定本草，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編定。國家安定不久，百廢待舉之際，這本依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遺為藍本的官定本草，也是太祖欲求文治心切的產品。當時距新修本草已有四百年，坊間流通的本草，朱墨之別、新舊註解雜亂，此刻適時地由政府公開整理，乃保持了本經系統的命脈。開寶七年（公元 974 年），以新詳定的注釋有未當處，重詔劉翰、馬志諸編者訂正重版。此時逢印刷術興起，正是聞名的宋版書時代，開寶本欣逢其時地成為首次付梓的本草。是我國第二部國家藥典。

此後經近百年，到仁宗嘉祐朝，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收到她的成效。宋朝第二部勅撰本草在此時成立。嘉祐 2 年（1057）仁宗詔掌禹錫、林億、蘇頌，以開寶本草為藍本，更參考經史百家諸書，所引本草書達十餘

家，故謂之補注，較本經樸實的原貌，更形豐富多彩。

在編纂嘉祐本草的同時，掌禹錫受命仿倣新修本草之例，製作藥圖和圖經。令全國產藥地，將所產藥物繪送京，於嘉祐 7 年完成藥圖和圖經。可說是繼新修本草後，第二次全國生藥大普查。圖經本草和嘉祐本草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將它分開來出版，實用上很不方便。所以不久後有兩位四川人，差不多在同時，將兩部合併集為一本，是陳承的重廣注神農本草並圖經，和唐慎微的經史證類本草。兩本有各自的特色，陳承之書，以摭己意作為份修正；慎微雖然在嘉祐之外有些許增補，但其來皆有據，專引各家解說，「經史證類」乃因此而命名的。陳書早已失佚，慎微之書則有一段曲折，致使他的證類本草外，更有大觀本草，和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共三種面目。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慎微的著作僅是未完成的稿本，書中不僅序文、例言都闕如，每卷中，藥品的次序且和所據本的嘉祐本草不同。這份未完成的手稿，過了十數年，在大觀二年的時候，杭州仁和縣的一位縣尉艾晟，因緣得以遇原稿，將它校刊初版。艾晟在序文裡說：慎微因其見聞之所迨，博采而備載之，於本草圖經外，又得數百種，益以諸家古書，與夫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顯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於本藥之左，其為書三十有一卷，目錄一卷，六十餘萬言，名曰經史證類本草其為力亦勤矣，……慎微姓唐，不知為何許人，傳其書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載云。

表三 四本詔修本草的比較

本 草	年 代		編 者		藥 品 數			淵 源	存 佚	成 就
	紀元	公元			舊	新	總			
開寶重定本草	開寶六年	973	劉翰、馬志等九人	21	850	133	983	新修本草 本草拾遺	佚，內容存於嘉祐	木刻版本，將朱書本經文用陰字刻白，別錄墨書用陽字刻黑，開本草新版式
嘉祐補注神農本草	嘉祐六年	1061	掌禹錫，林億蘇頌等人	21	983	99	1082	開寶本草、本草拾遺、蜀本草、四聲本草	佚	李時珍評「雖有校修，無大發明」貴在保存開寶古態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政和六年	1116	曹孝忠等七人	30	1084	660	1744	大觀本草	存	廣用於金元明。是傳古形式本草書的最後碩果
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紹興二九年	1159	王繼先等四人	22	不		明	大觀本草	佚	

註：此時新修本草已不可得

中國藥史簡編

艾晟出刊時，將原書改題為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由江蘇省昆陵郡庠刊行，便是稱做大觀本草的。八年後，徽宗朝詔曹孝忠等人校正大觀本草，認為「諸有援引誤謬，則斷以經傳，字畫鄙俚則正以字說，餘或訛戾殺互繕錄之，不當者又復隨筆，刊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為成書」（見曹孝忠政和本草序文）。可見政和本草不過是做了些潤飾工夫而已，但慎微私家著述，便貴成為勅撰本。這也宜乎慎微的一番心意，證類本草終登上本經系統的最後王座。

政和本草才剛完成，便遭靖康之難，徽欽蒙塵，原書落入金人手中。宋室南遷四十年後，高宗詔王繼先校正大觀本草，加入若干己見，並添增處方，取名紹興校定經史證類本草，為宋代第四部勅撰本草。

從開寶到紹興，短短一百五十年中，總計有四部國家藥典。回顧昔日藥史的緩慢進展，這150年真使人有一日千里之感，我們將這四部官定本草分析列表（表三），更能清楚他們的演進。

總觀唐宋五次敕修本草，可以顯見本草的尚古傳統。由弘景集註到新修本草，由新修而開寶、嘉祐，再傳出證類本草，政和、紹興不過為其餘緒。各本的著成，只有量的增加，少有實質的改變，對於舊本都小心翼翼地校勘保存。古書中，經史子集特多留存到後世。惟獨本草書，歷代累積應該不少，岡西為人博士統計，約有三百餘家，二千餘卷，但泰半佚失。除了尋常原因外，就是新的本草出現後，舊本存在價值也同時消滅。致使新本存真的程度，後世不易考證。今日本經系統的本草只剩證類獨傳，學者欲究古本草原貌，初步就得向證類本草中求去了。今天我們在書肆中所能看見的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便是清朝孫星衍、日人岡西為人博士等人，根據證類等本草輯佚的。證類因此成為古本草的淵藪，而被重視。

第二十三節 頒佈國民處方集

也許是出自人類自私的本性罷，自古就有一種秘方的觀念。宮廷藏書得收在秘府，御藥御方更不是普通人民所能窺見。本來，醫藥就不是普通的學問，靈樞中有禁服篇，怕的是常人不明藥道，會有意外，這是一片的心意。可是詭詐的人們，有的欲圖利，託名秘方來欺世惑衆；有的自珍拱璧。於是藥方只得在民間輾轉流傳，愈傳愈訛。

北宋末葉，北有金軍鐵蹄壓境，南方瘟疫流行，民生

塗炭。徽宗崇寧年間，為解除民間疾苦，於是有藥史上設官立藥局的創舉。在此之前仁宗嘉祐二年（1057），曾在編修院設置「校正醫書局」，公開校正各種醫藥書籍。宋會要裡說：每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並補注本草、修圖經、千金翼方、金匱要略、傷寒論，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這官立藥局又有和劑局與惠民局之別。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校刊，乃官藥局成立後必然之舉。我們可由局方的論者，陳師文等的「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進表」，詳細本末：「……爰自崇寧，增設七局，揭以和劑惠民之名，俾夫修治給賣各有攸司。又設收買藥材所，以牟偽濫之弊。比詔會府咸置藥局。……然自創局以來，所有之方或取於鬻藥之家，或得自陳獻之士，未經參訂不無舛訛，……遴選通書俾之刊正，……繕寫完畢謹獻朝廷。將見合和者得見十全之效，飲餌者，無纖芥之疑，頒成此書惠及區宇。」

藥局的創立，藥局方的刊佈，二者的意義同樣重大。和劑之局從事修治，惠民之局從事給賣；前者勵行藥品製劑之標準化，後者則形成藥品公賣制度。而其本質則為「醫藥分業」，為日後中醫師坐堂制度的濫觴。北宋的藥局，延及南宋、金、元，至明初又復成專制的御藥房，前後共三百餘年，除藥史上的意義外，惠及民生乃真可歌頌者。藥局方後來頒行各路藥局，為製劑之準繩，足稱我國的第一版國民處方集，局方於南宋時添補增為十卷。

局方出世後，宋代的方劑更加進展，甚至分科別類，這是應用藥局的一大突破，我們今日的用藥也是有外服內服各科分別的。宋人的分科如：集驗背疽方、產育寶慶方、產寶諸方、小兒病方等。

第八章 詭偽的金元流藥

第二十四節 多彩多姿以後本草不再忠實

北宋亡於金人，宋室避遷南方後，成為北金南宋對峙。以後金、南宋又都亡於強悍的蒙古民族。元人入主中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統治。金、元之際，藥史上出現一股巨大逆流。藥學承受宋儒性理說的戕害，形成龐大的反動勢力。

金、元之時，正統的大觀本草、政和本草通行，也間有識者，又做校勘存古的工作，如張存惠撰重修經史證類

中國藥史簡編

本草，元成宗帝且詔撰經史證類大本本草。

第二十五節 金元本草理論及其對後世的貽禍

另一面，金、元四家之一，以張潔古為首的一班人，正以詭偽之風熾熾上升。傳統的本草精神竟為之瓦解。

張潔古（元素）著有「潔古珍珠囊」。他的弟子，也是金元四家之一的李東垣（杲）著有「用藥法象」，王海藏（好古）著有「湯液本草」。此外和他們同道的還有吳瑞之日用本草，胡仕可之本草輯括，朱震亨之本草衍義補遺等。

這時候的醫學理論受宋儒性理說影響，以人身為一小天地。一如萬物天地依五運六氣運行，人身亦依五運六氣營行生活現象。以四季寒暑之過與不及，立即影響於人體而發生疾病。藥理學說基本於此思想，變得虛玄繁雜而多歧。治病時得一一配其藥品氣味，以符合所該當的獨特陰陽病理說，藥效的說明更愈演而愈離軌。

回顧我國的古藥學思想。自仲景逮隋唐迄於北宋，都藥方多而立論少。在討論藥的性能時，便只說某藥主某病，某症用某藥。只述其當然，而不強鑿其所以然。弘景、仲景、慎微，這些大家，無不小心小意。這是中國人對於物質重實用的本性，和單純的觀察方法。所以初期的本草，尤其是奉為經典的神農本經，樸實不華，字字珠璣。本經以及新修、證類絕少有後來者五行生剋的種種玄虛功用說和理論。等到了潔古、海藏、東垣輩，拿了內經、素問裡的藏氣法時論、宣明五氣篇，當作用藥的根本法則。專以形色臭味，及所生之土地燥濕，方域南北，苗秀花實根莖葉，採取之時節，以牽合他們屬金屬木入肺入肝的陰陽五行說。甚而陰陽的排列組合不夠，又造了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更使得他們指揮如意，任所欲為。後來的人不追究道理，反而在這玄虛之氣中，為他們疏解、辯論，結果像走迷宮走得更加暈迷。其實若他們拿易經簡樸的陰陽道理作合理的推演也還好，無奈他們之論陰陽根本失却原則，只要能便己或附會藥效就隨所欲摘取、推論之。

我們歸納他們詭偽的辯證，幾乎可以立一條公式。首先求氣味來解釋藥理，若不得求於形色，又不得則求之於根莖花實苗葉發生，收採之時令，及生產之土宜。這個方法從張潔古以後，國人風靡景從，過了七百年到今天，竟然還隱隱有一絲殘力。我們看中國藥學自金元以後一蹶不

振，虛有、迷信、玄邪的風氣有增無減，固然民智愚昧來久矣。金元諸家的推波助瀾，實不能辭其咎。

北宋局方頒佈以後，方劑上又起了一個變化。金元諸家的創意，不只在本草理論；由於他們在當時是社會上的名醫，於是用起方來，就被稱為所謂的名醫類方。李杲的宣明論方甚至如日中天，風行江北，和南方宋人專用御頒局方儼然對峙。朱丹溪的局方發揮也很有名。金元人玄虛的理論，在明代也有他們的弟子為之傳述。戴元、徐用誠、王綸，師承朱丹溪，為專講養陰的一派；薛齋、張景岳則繼李東垣而起，講溫補；吳又可說攻下。們在死胡同大做文章，金元的傳述又豈可辭其咎。

第九章 紛歧繁瑣的時代

第二十六節 金元影響下的本草

明代受金元流派的直接影響，承續金元諸人的理論，但是另有一派人，出而反對其理論。於是本草的理論，然分成兩大陣壘。一方宗崇潔古、海藏、東垣、丹溪；另一方則以復古為主，唾棄金元諸家的論調。前者謂金元可稱舊派，劉若金的本草述與倪純宇的本草彙言；後者倡議回復古本草精神，在當時稱新派（按：孰舊？），繆仲淳的神農本經疏，盧之頤的本草乘雅，張路玉的本經逢原，張隱庵的本草崇原，徐靈胎的神經百種錄，鄭潤安的本經疏證，屬此。

新派復古是復古，可惜只是拿回本經，思想上也免除時代流毒。盧復輯成神農本經之復元本，乃基於派理論，對本經中之藥物，欲期理論化。繆仲淳疏神經，也是用金元人的一派胡言，拿本經來糟蹋。此時二、三學者能稍反省。徐靈胎作蘭台軌範，譏自宋以陰陽氣血寒熱補瀉之談，但落於膚廓籠統。鄭潤安著疏證，尚能背棄金元四家，從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遵千金方、王蕪外台秘要上去研究；可惜都不能脫離五行六氣分派配合的範圍。思想、方法不對，尋不出可靠的道理出來。金元諸人言之太甚，徐、鄭只稍。

本經的命脈從證類後就中斷。明清兩代徒有兩本刊行的勅撰本草，本草品彙精要（明）和本草品彙集（清）。兩書的內容規格上，大體乃本於證類，

中國藥史簡編

述每藥分列有「名、苗、地、時、收、用、質、色、味、性、氣、臭、主、行、助、反、製、治、合治、禁、代、忌、解、瀉」24項，金元流派之遺毒，不講即明。

第二十七節 卓然不羣的本草綱目

在宋本草與金元流派駁難不分的洪流中，出現了一位中流砥柱的人物。李時珍，以其巨匠之筆，辛苦經營三十年，完成「本草綱目」五十二卷鉅著。綱目以非本經系統而取代證類本草，登上本草的王座。

時珍是明武宗至神宗時人（1518～1593）。綱目之著作，時珍自稱：始於嘉靖壬子（1552），終于萬曆戊寅（1578），稿凡三易。列于綱目序例裡的「引據古今醫家書目」「引據古今經史百家書目」達至七百一十六部，時珍的功力，實在驚人。綱目以證類之藥品為骨幹，每一藥下分論：釋名、集解、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其中附方達8160。

由於綱目的手筆，全出自時珍的匠心，所以書問世後，毀譽參半。元明之際，歐亞交通大暢，西洋的醫藥植物科學屢屢傳進，時珍對藥物的分類，便有受西洋博物學影響的痕跡，而採取自己的分類方法，破壞了本經以降的古本草形式。對於舊文為求一氣呵成，也有不少的割裂和篡改，這些都是毀者的理由。我們若本歷史進化的法則看，時珍的努力實在值得稱讚，假如只為考察古本草方便的目的來責之，不能令人心服。

本草從本經到綱目的這一段過程，藥品由少而多，分類由簡而繁，其中的道理值得我們檢討。

第二十八節 從本經到綱目，藥品數和藥物分類的變遷
綱目的藥品數有1892，比起本經365或弘景校注本之730種，上下一千年，增加二至五倍。

歷代主要本草的增益，我們以表列出（表四），可以一目瞭然。其中一方面是因客觀原因而增加，如漢唐版圖的擴大，對外交通頻繁。另一方面是主觀的原因，神農原本中，365種藥品，往往同一植物未分其子葉根莖，同一種動物未分其骨肉臟腑。後來人漸漸以其效用各殊，一一分離而記載之，傳久以後，這些分離的部份，又各自有他們自己的新名字。所以從本經到綱目，數目成塔狀下來。一方面固然是新種之發現，和新藥之開闢；一方面便是這種一分為多的因素。

除了量的增加，質的方面。也有重大意義。我們試看綱目中，無奇不有，駝鳥、羊、食蛇鼠、獅、靈貓、月支牛、羚羊、蜘蛛、大尾羊，真是五花八門，這那是在講藥物。這個毛病不是在綱目中才有，唐代新修本草就記載了珊瑚等一些博物，藏器拾遺中有土撥鼠，李珣海藥本草中更隨處可得，開寶本草中有象，到了時珍集大成，顯現出濃厚的博物色彩。他曾自云：雖有多數自身未見之物，亦收載其中。本草的發達，沒有走向精的更深層，却愈來愈繁瑣，而不知不覺中踰矩了。

表四 本草藥品的變遷

年代	本 草	藥 品 數	舊 品 數	增 加 數
漢	神農本經	三六五		
梁	弘景本經	七三〇	三六五	三六五
唐	新修本草	八五〇	七三〇	一一五
宋	開寶本草	九八三	八五〇	一三三
宋	嘉祐本草	一〇八二	九八三	九九
宋	政和本草	一七四四	一〇八四	六六〇
宋	證類本草	一七四四	一〇八四	六六〇
明	本草綱目	一八九二	一五一八	三七四

第二十九節 食醫的遺風

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在綱目之前，曾着錄1892種荒年可食的草木，為「救荒本草」鉅構。這本子，不但有承續周禮食醫以降，食療本草等傳統的意義；還開科學研究之先鋒。

辨別飲食善惡是古人視為重要的問題，也是藥物學進步的一個起點。周禮中立食醫為調和王之飲食，以後各朝代御醫的養成，便來自這類食醫。漢淮南王著有食經，足見中國極早便講求飲食學。這種學問因了道家補養之說與荒年之需要，漸惹起人們研究的興趣。於是，唐代思邈千金方內有了「食治」。孟詵寫了一本補養方，他的弟子張鼎加以增補而以「食療本草」名世。南唐陳士良有食性本草，這些只是其中較著名的。

周定王的救荒本草，顯得有較出色的意義。救荒本草中的藥品有四百餘種，是周定王親自培植長成的。他用心觀察藥物之形態，看它們滋長成熟的樣子，實際記錄在救

中國藥史簡編

荒本草中。又使畫工繪製寫生圖，簡述其救饑和療病的效應。書成於1406年，他底客觀態度和方法前無古人。

第十章 末流時代的激盪

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

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乎？——龔定菴

第三十節 本草的末流

清代本草大體是明代的亞流，以本草綱目為中心，證類本草只有專家才看。幾乎無新書出現；惟有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達到補遺的程度，找出綱目以外藥物七百餘種。學敏在拾遺裡的自序中曾描述，他發現了某些植物有變異現象，然後追究變異的發生原因，知道是由於地理環境的變遷。雖然只是簡單幾句話，已道出進化論的事實，比拉馬克早五十年，比達爾文早一百年，可惜沒有足夠的科學風氣，再深入去研究。由於綱目內容洋洋大觀，醫藥實用不方便，許多以實用為主的本草書便刊行出來，例如汪昂的本草備要，是節錄綱目為此目的而作。滿清朝廷特意造成的風氣，復古主義在學界大為流行，考據、校勘、輯佚一時稱盛，於是有神農本草經孫星衍復元本。金元理論，影響界面更為廣闊，大家像着了迷，大做文章。明清兩朝出刊的本草書，佔兩代本草書總和的一半。江湖匹夫賣藥者更非陰陽五行六氣不說。

第三十一節 西學東漸

本草的式微，已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西學東漸，中西文化在此時起了空前未有的衝突。文化傳遞本從交通而有，強要分辨固有與外來殆不可能，排外與媚外都是愚蠢且可耻。但以近百餘年，世界大交通，中國受變於西洋的太多，幾乎盡失了原有，我們有義務理清這團糾纏。究竟，傳統不可取嗎？為什麼西學洪流吞嚥得我們幾乎不能置辯？近代中國的悲劇是一種文化的不適症，那是種比較的結果。海禁未開前，中國人自視甚高。鴉片戰爭後，文化接連的刺激多麼令人吃不消。這不是一時一刻造成的，而是原有的社會和文化結構發生問題。醫藥的落後根本是文化的落後！幾乎一成不變的本草學，歷來只有量的增加，而無實質的改變。1804年Serturmer從鴉片中提出嗎啡因開始，歐洲從草根樹皮的知識，演進成理化的藥學，清代的藥家們還在說

陰陽五行的囈語。1846年吳其濬還在寫植物名實圖考的時候，人家已經追究化學醫療(Chemotherapy)到相當的境界。

回顧歐亞大陸的近代交通，始自蒙古人。元代囊括亞洲，朝廷曾在上都設「廣惠司」，以修治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為職責，網羅回回人（註一）、基督徒、漢人為一堂，後來更設立了兩個回回藥物院。這本為歐亞人交換醫藥知識的最好機會，終因當時歐洲醫學正處黑暗時代，無助於中國醫藥之進步。

自從明神宗萬曆年間利瑪竇來到中國，而且晉入北京朝廷以後，傳教士來華如雨後春筍。憑着他們擁有的科學知識和機械技巧，得以和朝廷大臣相往來，給予傳教工作莫大的便利。早期的傳教士，大都較精於天文曆算，及各種機械樂器，後期才將中心轉移至醫藥方面。

利瑪竇等人傳教的時期，有一種「藥露法」被廣泛地傳播。徐光啓曾記：龐先生（按：龐迪我）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渣滓，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骨髓間也。熊三拔泰西水法卷四「西洋煉藥露法」，艾儒略西方答問，劉侗、石天基、沈德符等人，都曾記載藥露法，綱目拾遺更具體記載了多種藥露。

1676年（康熙15年），有位墨西哥方濟各會修士石鐸錄（Petru & Pinuela）來到澳門，在那裡他完成了中國的第一本西洋藥書「本草補」，可惜這本書已失佚了，只能從細目拾遺所引用的略窺一二。清聖祖康熙帝，在明清諸帝中對於西學態度最為開放。康熙32年，康熙患了惡性瘧疾，宮中御醫都束手無策，於是宮廷出示佈告徵求天下名醫效藥，兩位原已在宮中隨侍康熙帝的法國傳教士張誠和徐日昇，獻上「奎寧丸」，結果康熙帝痊癒了。雖然奎寧丸只是從金雞納樹皮（中國不產）提煉出的生藥製劑，和傳統中藥的泡製，並無水準上的高低。但是西學和傳教士越發地受寵重，西洋藥物在中國得到第一回合的勝利，化學的藥學也接着湧至。康熙帝召白晉、張誠、徐日昇等人在宮中設立了藥學實驗室（註二），進行化學和藥學的研究。據悉曾以化學原料，成功地配製了數劑藥。

完成於道光年間（約1840年前後）的偉大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二回中曾描述寶玉為晴雯以「鼻煙盒」治頭痛，其味酸辣異常，惟用後，太陽穴仍未止疼。寶玉主張「越發盡用西洋藥品一治，遂命麝月往鳳姐處取貼

中國藥史簡編

痛膏子，藥名『依弗哪』。由小說的忠實反映，可見當時上層社會的人們，家裡已貯備和使用着西藥。和紅樓夢同一時代的「老殘遊記」曾述及一家「中西大藥房」，從既有文獻不能確定此藥房是否為中國最初的西藥房。道光19年(1839)鴉片戰爭爆發，三年後清軍戰敗，開五海口為商埠，於是泰西各國商人紛紛前來，競逐於中國商場。西藥的販賣被德、英、法、猶太人壟斷，規模較大的先後有英美、普濟、大英醫院、老德記、屈臣氏等藥房，國人尚無從插手，因此貨價隨其漫天要價，執業者傲慢無禮。國人有奮發者，乃集資自辦藥房，首先有「中西」，次有「華英」。光緒19年(1893)，中英藥房更開辦了「治藥部」，這或是中國製藥史的開始(註三)。

咸豐年間，有識的朝臣鑒於中西之役及英法聯軍中國所受的創痛，遂以李鴻章、曾國藩為首提出了自強運動。因於同治四年(1865)於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製造機械武器，並且將原有的「廣方言館」併入，成為專門從事翻譯的單位。光緒年間(1876—1907)江南製造局一共翻譯了八、九種醫藥書籍，其中規模最大最為特出的是一套「西藥大成」。譯自英國「Royle's 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由英籍教士傅蘭雅口譯趙元益(字靜涵，清末名翻譯家)筆述。光緒十年「西藥大成」十大冊刊行，光緒十三年「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一冊刊行，光緒三十年「西藥大成補編」六冊刊行，全套共二十三冊可稱鉅構。內容除動、植、礦物之各種生藥外，尚有製藥名工(卷一)，藥品化學(卷二)，造釀發酵物質(卷八)等。各種生藥除描述性狀外，經化學實驗者均記其化學分析，諸如醣類、生物碱類都加闡明。全書兼具了生藥、藥劑、藥理學的性质。

「西藥大成」乃中國已知的第二部西藥書(註四)，第一部則是咸豐十年，廣州博濟醫院刊行的「西藥略釋」，這本書由美籍教士嘉約翰(註五)所作，是博濟醫院拿來作教授生徒的教科書，只有薄薄的一冊。此外清末民初碩儒丁福保先生，大量譯介日本醫藥書，時值日本醫界引進荷蘭醫學，和蘭藥譜，和蘭藥選，海上備要方等。丁福保續於民元後譯成醫藥書不下三、四十種。

零星的西藥傳入，並不能使中國藥學進步，傳統的藥學在西潮中失去了生命。科學西化的成果是正面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實。比方西洋醫學的進步，在中國就有

良好的成績。但在藥學，有着一種民族主義在，即國際間的不公開性。醫學的研究，國際間每競相發表，惟恐不詳細。藥學則恰恰相反，專門研究都只發表其梗概，尤其在製藥上，即使獲悉原理，也無法進一步合成，甚至合成的過程都知道了，但是控制的條件不同，也不可能仿造成功。所以西藥東漸，徒然長期地使得中國成為另一種殖民地，甚至有一度成為各國劣質成藥的傾銷地。

民前四年，於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現代的藥學教育在大醫生伍連德的倡導下展開。新藥學至此才植了根，但離要有自己的面目，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待努力。

註一：回回古國名，宋時據有中亞，後為元太祖所滅併於蒙古，為元帝國之一大支。

註二：1697年，傳教士白晉回到法國，撰寫「康熙帝傳」呈獻法皇路易十四世。在這本書裡對於宮中藥學實驗有很生動的描寫：「……裡面設備都是全新的，傢俱一律都是銀製。當臣等(百晉對法皇的自稱)製藥的時候，康熙帝曾親自來參觀。藥做好了以後，康熙帝就諭命全部留做御用。……很多宮內官員們，都曾服用過臣等的藥，每次都是藥到病除。」見馮作民譯「康熙帝傳」。

註三：此時製藥的程度恐怕很幼稚，也許只是簡單的調劑，分封包裝，詳細情形待考。

註四：石鐸錄之本草補，內容型式與舊本草書相仿，尚無言及化學的藥學，故以西藥略釋為第一部西藥書。

註五：嘉約翰，美俄亥俄州人，1854到達廣州，接掌「博濟醫院」，附設醫塾。博濟是西醫傳入中國的其惠。嘉約翰譯有西藥略釋外約十五種。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 | | | |
|------------|-------|-----------|
| 1. 中國醫學史 | 陳邦賢著 | 1937 上海 |
| 2. 中國醫學史圖鑑 | 陳存仁撰 | 1968 香港 |
| 3. 中國藥學史提要 | 那 琦著 | 1972 |
| 4. 中西醫學史略 | 杜聰明著 | 1959 |
| 5. 中醫藥學評論 | 杜聰明著 | 1971 |
| 6. 中國化學史 | 李喬萃著 | 1968 商務重刊 |
| 7. 中西交通史 | 向 達著 | 1959 中華重刊 |
| 8. 中國醫學源流論 | 謝利恒著 | 1935 上海 |
| 9. 歷代職官表 | 清·黃本驥 | |